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保禄六世礼堂

2008年 1月 30日

圣 奥 思 定

III: 教义·信仰与理性
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

在为基督徒合一的祈祷周结束后，今日我们再回到圣奥思定(sant'Agostino)这位伟大人物身上。1986 年，若望保禄二世，我可亲的前任，为纪念圣奥思定皈依一千六百周年，特别颁布了一份长长的，内容丰富的文件：宗座书函《依坡拿的奥思定 *Augustinum Hipponensem*》。教宗自己视这文件为对天主的感恩，感谢祂透过那次奇妙的皈依，赏赐给教会和给整个人类的恩典(《宗座公报 *Acta Apostolicae Sedis*》 74, 1982, 页 802)。关于皈依这课题，我会在下次聚会中再谈。不单只对圣奥思定个人的生活，包括对我们的生活，皈依都是个根本课题。在上一个主日的福音中，主自己将祂的宣讲浓缩在一句话内：「你们皈依吧」。跟随着圣奥思定的足迹，我们可以默想这皈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：是一件终久的，坚决的事，但这个根本决定还需要继续发展，需要在我们的整个人生中实践出来。

我们今日的教理讲授会以信仰与理性作主题，这是个具决定性的主题，或更好说，对圣奥思定的传记来说，这是个具决定性的主题。他自孩提时，已从母亲莫尼加那儿学习了天主教的信仰。到青少年时，因为在这信仰中看不到其合理性，而他又不想要一个对他来说，不能表达理性，即是不能表达真理，的宗教，于是他放弃了这信仰。他对真理的渴求是如此彻底，以致把他带离天主教的信仰。事实上，这渴求的彻底性令到他对一切不能直达真理，即是不能归结到天主那儿的哲学都不满意。而这位天主对

奥思定来说，祂不该只是宇宙论的最后一个假设，祂应该是那位赐下生命，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天主。正因为这样，甚至在今日，就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课题，这个不但涉及那些相信的人，也涉及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，涉及每一个人类的平衡和命运的主要课题来说，圣奥思定这段理性和灵修历程，仍然是个有效的典型。信仰与理性，其实是两个不可被分隔，亦不能被置于对立位置的范畴，它们永远都是并肩前进。即如奥思定自己在皈依后所写：「信仰与理性是两股引导我们认知的力量」（《反驳柏拉图学派 *Contro gli Accademici*》III,20,43）。正因为这样，奥思定曾说过的两句话得以传诵于后世（《讲道集 *Sermoni*》43,9），这两句话表达出信仰与理性互相间的依附性，「为了要理解而相信：*crede ut intelligas*」，相信把通向真理之门的路打通；若是这样，理所当然地：「为了要相信而理解：*intellige ut credas*」，为了寻找天主并相信而细考真理。

奥思定这两句话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问题，有效地提供了一个既直接又具深度的综合，而天主教会正是从这综合，看到自己要走的路。从历史角度而言，早在基督到来之前，即是当希伯来信仰和希腊思想在希腊式的犹太教中相遇时，这综合已在形成中。之后随着历史的进展，很多教会的牧者再采用这综合，并加以发扬。信仰与理性的融和，首先代表的，是天主并非遥不可及：祂离我们的理性和生活都不远；若我们真的开始我们的历程的话，祂就在每一个人类身旁，就在我们的心附近，就在我们的理性附近。奥思定曾以超常的深度描述天主和人之间的接近。天主在人内的亲临是如此深入和奥妙，却又让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认出祂和发现祂：别往外走，那位皈依者肯定的说，要「回到你自己内；正是在这里面的人住着真理；若你发现自己在本质上是无常善变的话，那么超越你自己罢。可是要记着，当你超越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是在超越一个懂得以理性思考的灵魂。所以要朝向理性的光照耀着的一方」（《论真宗教 *De vera religione*》39,72）。正如他自己在那部为了赞美天主而作的灵修自传《忏悔录 *Confessioni*》的卷首所写：「你为了你自己造了我们，因为这样，直至能够在你内歇息，我们的心不会安宁」（I,1,1）。而远离天主则等如远离自己，奥思定这样直接向天主承认说：「你实际上原来比我的心更在我内，比我最高超的部份更高超：«*interior intimo meo et superior summo meo*»」（《忏悔录 *Confessioni*》III,6,11）。之后，在另一处，对他自己皈依之前那段日子他这样忆述：「那时你原来就在我面前，而我反而远离我自己，因此我无法找回我自己，更别说要找回你」（《忏悔录 *Confessioni*》

V,2,2)。正由于奥思定曾经以第一身的经验，生活过这段理性与灵修历程，因此他懂得在自己的作品中，直接，深入和睿智地将这历程描写出来，他在《忏悔录 *Confessioni*》另外两段著名的句子中，承认人是个大谜团：«*magna quaestio*» 和大深渊：«*grande profundum*» (IV,4,9 和 14,22)，而只有基督能够开解这谜团及拯救这深渊。这一点很重要：一个远离天主的人，也同时远离自己，遭自己所遗弃，他只有在和天主相遇时才能够找回自己。并因此回到自己那儿，回到他的真我那儿，回到他的真正身份那儿。

之后，奥思定在《论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(XII,27) 这部作品中这样强调说，人类的社会性是出于天生，其反社会性则是来自罪恶，而且这人类是被那位天人的唯一中保，及和平与救恩的普世道路的基督所拯救，正如我的前任若望保禄二世曾重复地说过(《依坡拿的奥思定 *Augustinum Hipponensem*》21)：离开这条路，这条一直存在于人类生命中的路，奥思定在上述的作品中再肯定的说：「以前没有人曾经被释放，现在也没有人被释放，将来都没有人会被释放」(《论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X,32,2)。作为人类得救的唯一中保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因此基督和教会的结合是如此亲密，以至奥思定可以说：「我们都变成基督，因为事实上，如果祂是头，我们是祂的肢体，那么这整个人便是祂和我们」(《若望福音释义 *Commento al Vangelo di Giovanni*》21,8)。

奥思定视教会为天主的子民和天主的家，可以看到奥思定的教会观是，非常紧密地连结着他对基督奥体的理解，这理解来自他对旧约的基督学的重读，和以感恩祭为中心的圣事生活，正是在感恩祭中，主把自己的身体赐给我们，并将我们改变成祂的奥体。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们应该从基督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，将教会，天主的子民，真正的并入基督内。对这位基督 — 奥思定在其中非常美丽的一页这样肯定地说 — 「祂为我们祈祷，在我们内祈祷，俯听我们的祈祷；祂以我们的司祭的身份为我们祈祷，祂是我们的头，于是祂在我们内祈祷，祂是我们的天主，所以祂俯听我们的祈祷：因此我们在祂内认出我们的声音，也在我们内认出祂的」(《圣咏释义 *Esposizione sui Salmi*》85,1)。

若望保禄二世在《依坡拿的奥思定 *Augustinum Hipponensem*》这宗座书函的结论中，曾刻意地问这位圣人，他可有什么话想对今日的人说，并以奥思定皈依后不久所写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回复：「我认为应该再带领人回到寻求真理的希望中」(《书信集 *Ep.*》1,1)；那真理就是真天主的基督自己，《忏悔录 *Confessioni*》中那些最美丽动人的经文的其中一篇，正是奉献给这位基督，《忏悔录 *Confessioni*》X,27, 38：「我爱你何其迟，恒古常新的美，我爱你何其迟！那时你原来已在我内而我却在己之外，并在外面不断寻找你，将自己投进那些你所创造，但已被人损毁的美中。你原来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但我却并不和你在一起。那些让我远离你的事物，它们若不是因为在你内，根本便不可能存在。你曾经呼唤，你曾经叫喊，于是你震破了我的耳聋；你曾闪耀着，你曾展示你的光华，于是你使我的盲目复明；你曾散布你的芬芳，于是我呼吸到并盼望着你，我品尝过并因此感到又饥又渴；你接触了我，于是我在你的平安内燃烧起来」。

就这样，奥思定遇见了天主，尤其是遇见了某一位，这某一位就是耶稣，之后终其一生都经验到这位天主的亲临，以至改变了他人的人生，就好像那些生活在每一个年代，获得与祂相遇的恩宠的男女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一样。让我们祈求主赏赐我们这恩宠，使我们寓居于祂的平安内。